

一座古亭，刻写南宋昌国县吏的恤民情怀

□孙峰

冰壶亭曾经是南宋昌国古城的名亭，这个古亭与昌国廉吏赵善誉有关。

赵善誉是南宋名宦，也是一名学者型的清廉好官。《宋史》有传，评价他“廉靖自将，多所著述”，意即逊让谦恭，著述颇丰。

赵善誉，曾是南宋时期的昌国县主簿，主簿这个官比知县、县丞要小，官阶不高，仅仅九品，但赵善誉的美誉度很高，正如他的名字“善誉”，赢得老百姓的交口称赞，“善”名远“誉”。

进士出身的赵善誉也是一名学者

赵善誉（1143—1189），字静之，又字德广，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后裔。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宋室南渡，他家避乱于浙东，赵善誉出生于余姚。但是他父母早亡，“固穷自立”，虽是皇室后裔，但赵善誉的家境并不是很好，他安贫乐道，自立自强，把读书视为第一要务。少年时代的赵善誉，没有像其他小朋友那样贪玩，他手不释卷，足不出户，十二、三岁便诵读诗书，“不知饥渴寒暑之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好学生。

赵善誉被誉为“宗子之秀”，是皇室宗亲中的“学霸”。很幸运，封建朝廷单独为这些赵氏后裔设立“宗子试”，乾道五年（1169），赵善誉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士及第。

早年的刻苦攻读，为赵善誉打下扎实的学习基础，他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易说》二卷（一说四卷），是古代周易研究的经典之作，朱熹等人对此书有较高评价。他对于经学、史学、文学皆有涉猎，著有《南北攻守类考》六十三卷、《宋朝开基要览》十四卷、《读史舆地考》（一名《舆地通鉴》）六十三卷、诗文集《恕斋类稿》六十卷等。

南宋政治家史浩曾极力推荐赵善誉，评价他是一个人才，云：“宗子之秀，学问、文采俱有可观，吏材尤高，不在彦逾下”，认为他的才能不逊于另一位皇室重臣赵彦逾。

初任昌国，爱民情深称名宦

中了进士的赵善誉，被分配到东海之滨的舟山群岛为官，担任的是知县手下的辅佐官——主簿。官阶不高，但赵善誉的影响力似乎超过当时的昌国知县霍辔。赵善誉曾被宁波、舟山地方志尊为“名宦”，载入史册。宋代昌国县的历任主簿之中，称得上“名宦”的，他是唯一一位。

清雍正年间的《宁波府志》在卷十八《名宦》（定海）中介绍：宋赵善誉……，以簿尉摄县事，政尚简易，而爱民之念惓惓，时值岁俭，监司政猛，遣课殿于县。善誉泣谓民曰：吾弗能承奉官司，由尔属瘠也。暇辄诵读于署后之冰壶亭，一年即解组去。

舟山地处边远海岛，时有旱涝之灾。赵善誉来任职的那一年，正值“岁俭”歉收之年，但是上司下达的赋粮征收还是那么重。昌国县的纳课数量远远落后于明州（今宁波）治下各县。赵善誉作为昌国县的主簿，责任重大。

主簿这个官职，在一个县里是专职管理钱粮、司法一类杂事的官吏。赋粮征收完不成，主簿要负第一责任，上司的考核肯定过不了，赵善誉的前途也就大受影响。面对个人前途和百姓利益，赵善誉体谅民情，选择了后者，不强征赋税。他对百姓说：

“我不能迎合上司，因为这里的民众太辛苦了”。

南宋文学家楼钥曾经为赵善誉写过墓志铭，对他在昌国县的经历有较多的描述，说：“昌国邈在海屿，公介然有守，不鄙夷其人，为辨曲直，皆明达平允。邑人相与爱服之，或诉于郡，多愿决于主簿”。

昌国县是海岛县，海上交通不便，在南宋初期并不发达，进士出身的赵善誉，仅仅担任县里的主簿，似乎有点委屈。但赵善誉不是这样想，他安于海岛事业，执着坚守，礼待当地百姓。处理民间诉讼，公平合理，百姓信服。老百姓打官司，都跑到他的衙门里，听凭处置。

昌国县海域辽阔，远海诸岛常常有海盗出没。当时的明州知州赵伯圭，派人招降海盗头目葛明，擒拿了海匪倪德，并安抚其伙，海寇遂平。赵善誉参与这次平息海寇的行动，赵伯圭主要论功行赏，奏报朝廷。而赵善誉却毫无喜色，他告诉上司说：“我本是奉命捕盗，不足为功。更不想踩着他人的性命而获得奖赏”。这句话透露出赵善誉对“海匪”的怜悯之意。封建时代，沿海百姓生活艰难，有的不幸沦为海盗。那个年代，海盗往往也是被逼出来的。他深知这个现象，因而才会流露出这个想法。幸亏知州大人赵伯圭也是一个好官，他理解赵善誉的话中之意，上奏朝廷，请求宽恕了海盗的死罪，并向朝廷大力推荐赵善誉。

赵善誉礼待百姓，关心百姓疾苦。在昌国县，他号召富翁们买些山田，用田租做公益事业，“专为编氓嫁娶葬丧之资”，给贫困百姓的红白喜事提供一些帮助，旨在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他也捐出自己的俸禄，救济贫寒子弟，而自己从没有给家里寄过抚养费。赵善誉在昌国县担任主簿也就一年的时间，但做了很多好事，甚至过了若干年，昌国县的民众“犹能道其惠政”。

亭名“冰壶”彰显志向

饱读诗书的赵善誉，胸怀“一片冰心”。

冰壶亭，原在昌国城南芙蓉洲，原名清远亭，“冰壶”是赵善誉重新命名的。工作之余，赵善誉常常流连于官署旁的这个冰壶亭，诵读诗书。冰壶亭，取“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反映赵善誉清廉正直、清白做人的志向。在舟山海岛为官，是他职业生涯的开端。“冰壶”二字，或许就是赵善誉的职场座右铭。

赵善誉也确实是一名清官，他体恤海岛贫瘠百姓，顶住上司压力，不强征苛捐杂税，为民请愿，替百姓做主，深得民心。后辗转各地为官，亦多有政绩，民心爱戴。

清代文人朱绪曾题“冰壶亭”，诗云：承奉官司我未能，阳城下考矢兢兢。蒲鞭不响书声朗，凉月亭涵一片冰。

诗歌中用了一个典故“阳城下考”。唐代官员阳城，曾任道州刺史，“赋税不登”，上司来催要赋税甚急，阳城就干脆把自个的考绩写在州衙墙上：“抚字心劳，征科政拙，考下下”，阳城给自己打了一个不及格，就辞职不干。朱绪曾以此典故，来比喻赵善誉体恤民情，不计自身荣辱。

诗中“蒲鞭”一词，也有典故。汉恒帝时南阳太守刘宽以轻柔的蒲草编织为鞭，处罚有过失的官吏，这里用以表示赵善誉刑罚宽仁，善待百姓。

这座寺院有什么来头？竟与大书法家赵孟頫颇有渊源

□记者 邵晓宇

兴三十年（1160年）昌国县令王存之撰写的《隆教院重修佛殿记》有相关记载：“此寺又建殿以教民为善，使之知有慈悲，则盗贼化为君子，亦有渐矣。”“意思是佛祖以释氏之慈悲，用佛教的慈祥，教育民众要心生善意。”隆教禅寺监院悟清法师说。

翻阅寺院的历史，元代曾有石室祖瑛、古鼎祖铭、愚庵智及三位高僧相继入主，寺院“伽蓝有光”，一度香火鼎盛。石室祖瑛的到来也叙写了书法史上一段西湖劝缘的佳话。

元至治元年（1321年）12月，杭州净慈寺僧人石室祖瑛禅师即将出任隆教禅寺主持。在西湖边上，时年68岁的大书法家赵孟頫邀请了许多文人墨客为自己的好友兼徒弟石室祖瑛送行，并即兴写下《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称其佛教造诣为“学识古今，捧喝雷霆，显扬圣谛第一义。”作品运笔婉转停匀，字形迥丽妍润，极富温雅清朗的审美意蕴，堪称绝世佳作，隆教禅寺也因此声名远扬。

如今，寺院中矗立的巨幅照壁，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盛会景象，赋予了寺院独特的人文内涵。“可以说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东晋兰亭集会后的第二次盛会，我们根据书法作品的内容，雕刻了这幅照壁，取名《西湖劝缘会》。”悟

清法师说，这是赵孟頫生前的最后一幅书法作品，对隆教禅寺意义深远，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除了赵孟頫留下的墨宝，这座千年古刹还曾引来众多文人墨客到此一游，他们将隐逸胸怀寄情佛意，留下“山势有情留古寺，海潮无意到孤洲”等诗句，留传至今。

千百年来，隆教禅寺一直秉持着教民为善的理念，还曾开办过义塾，取名“觉斯义塾”，由寺产捐款设立，免费招收当地贫寒村民子弟学习。清光绪《定海厅志》载：“隆教寺专门‘拨归觉斯义学荡田三十八亩四厘六毫四丝六忽，又寺左山麓余地一亩零’作为‘学田’以为办学费用。”后来，义塾虽经改名，但仍在寺内，一直延续到解放后。至今，隆教禅寺内仍保留着那块“觉斯义塾碑”，上面详细记载了寺院办义塾的过程及具体田产记录。

千年风雨，千年变迁，在历史的车轮下，这座古刹也不可避免经历朝代的更迭“兴废几经春”，直至1994年信众集资筹建，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梵音阵阵，令人尘念顿消。历史的沧桑，文化的积淀赋予了这座古寺深邃的灵魂。岁月光华凝聚的千年佛教文化，一直在这里传承延续。如今，它又以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香客。

宋韵文化的一朵花：定海书院知多少

记者 邵晓宇 文/摄



儒，让本族子弟和城乡学识优异者学于其中。

理宗为什么要给翁洲书院赐名？“一方面是对应傖才干的赏识，当时应傖已经被授参知政事，封临海郡侯。在他上书辞官，求归故乡读书时，宋理宗授以资政殿学士衔，并御书‘翁洲’二字赐之。”舟山市作协副主席、定海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孙和军说。

翁洲书院名声斐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应傖是一位饱学宿儒，他从小跟随叔父应傖就学，后师从南宋四明地区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教育家楼昉，书院也沿袭了他的学风、人品，成为学子们“一方精舍之望”，远近求学子士，纷纷慕名而来。“宋代鄞诗人陈著有诗《送儿从宁波送到翁洲书院就学的事，从

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翁洲书院的影响力和应傖的威望。”孙和军说。

作为一所修身养性的学识摇篮，翁洲书院几经风雨沧桑，至明初因海禁内迁而废弃。

除了这两座书院，定海历史上还涌现过蓉浦、景行、延陵、紫阳等一批书院，它们无论有名或无名，存在时长或短时，都曾肩负着同样的历史使命，传承着中华文明和地域文化。悠悠数百年，这些书院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但那抹书香墨韵仍馥郁悠长影响至今。



扫码看视频

